

我为什么要倾注感情写乡村教师

——《父母在远方 老师在身旁》创作谈

□ 孙晶岩

报告文学《父母在远方 老师在身旁》于2025年6月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的150多位读者给《北京文学》公众号留言热情称赞;我应邀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七一”特别节目中做关于这篇报告文学的专访,大数据统计现场有183529名听众和观众在线点赞,这篇报告文学究竟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小洞小学是我的一块试验田

1995年,身为大学教师的我利用寒暑假自费采访国家级贫困县,看到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拮据,我就掏钱资助他们。遍访乡野,潜心创作,于1998年出版63万字的全景式描写扶贫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这是我关注教育扶贫的精神源头。

2018年,我应邀在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小洞村成立了孙晶岩老区工作室,住在农民家里调研。我倾注感情给小洞小学的孩子讲课时,一个女孩子哭了。我马上走到她的面前,紧紧地搂着她的肩膀,用肢体语言表达我对她的关爱。她哽咽着说:“孙老师,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关心我了。”她的哭声使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切身感受到农村留守儿童的孤独。

当时这所村小有84个学生,76%为农村留守儿童。教室的桌椅很简陋,墙皮斑驳脱落,陈旧的黑板,没有交互式一体机,需要用粉笔写板书,讲台上的粉笔有些发潮,写起板书来经常会断掉。放学时孩子们在操场集合,没有家长接送的根据住家的远近结伴走路。我在校门口送孩子,逐个询问他们的住处,他们自带雨具,有的孩子上学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我发现学校体育器材匮乏,就给孩子们捐赠了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毽子等体育用品。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给孩子们讲课,与他们一起打羽毛球、跳绳、插秧、画画、讲故事,联络邀请国家京剧

院的艺术家来学校给孩子演出京剧,与孩子们互动。我与北京文学期刊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一道为赣南老区的孩子捐赠500多册书籍和21000本文学期刊,与爱心人士一道为赣南乡村的孩子捐赠价值20多万元的羽绒服、书籍、文具和体育用品。我想踏踏实实地为乡亲们做点事情,让留守儿童得到关爱,让小洞小学红红火火。

2024年,我联络赣南的孩子宣讲红军长征故事时,发现小洞小学只剩下13名学生,这个数字真实地折射出全国乡村学校村小的现状。小洞小学仿佛是我的一块试验田,她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小,见证过她的辉煌,看到如今她的萧条,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时,得知小洞小学刚刚被撤并,这种失落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

做好参与式的田野调查

驻村调研的经历使我对乡村教育有了深切的体会,费孝通先生曾教诲我要做参与式的田野调查,我开始在江西11个地级市70多个县市区近百所学校采访调研。江西是我国的劳务输出大省,如何让乡村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做好参与式的田野调查要有“我”在现场,报告文学作家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比较疏离,亲子互动与沟通较少;大部分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照顾,这些监护人在教育和管理上存在不足,导致留守儿童在心理与行为上出现问题;家庭教育的先天不足就要求学校和社会对留守儿童家庭积极赋能,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联手关爱保护留守儿童。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改善了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提高了教师待遇,但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教育资源仍然相对匮乏,特别是在信息化教学设备、优质课程资源等

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我认为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对乡村振兴有重大意义,不能“一刀切”,要避免“撤并后遗症”。关于村小是否应该撤并问题,我用教育局局长、校长、中心小学、村小、教学点教师的不同回答展开讨论,指出了撤并的利弊。

作家必须讲真话,用脚步丈量乡村学校,用笔尖记录师生的坚守,凋敝是现状,坚守是答案;困境是现状,大爱是答案。我在江西南都县蔡江乡罗坑小学看到了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教学点;在全南县陂头镇瑶族双语小学和全南县古家营小学看到了一个老师、两个学生的教学点。也发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乡村教师,比如崇义县崇义中学的田长荣老师,徒步到学生家家访,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他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妻子没有工作,却每月拿出400元资助班里打算辍学的学生读书;他教的学生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考取北京大学。德兴市海口中心小学的方珍香校长刻苦学习心理学,给有心理问题想自杀的孩子做心理疏导,与团队一起给留守儿童买蛋糕过集体生日,组织他们读书、包粽子、玩游戏。南昌县泾口乡小莲希望小学原校长未兵兵选择最偏远的乡村学校教书,城里的老师是在学校上课,而他却冒着高温骑着电动车到学生家里检查,为学生提供辅导作业、心理安抚和生活帮助,放弃调入城市的机会,在鄱阳湖畔的村小整整工作了21年,每天第一个到学校开门,晚上最后一个锁校门。吉安永新县子珍小学教师陈二仔给十几个学生垫付学费,爱生如子。一个学生的父亲赌博,家里一贫如洗,孩子患病无钱医治,他掏出4000元给孩子看病,带学生到家里辅导作业。22岁的女大学生李金兰在兴国县小溪教学点教书,那里只有一个学生,没有电视、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冬天清冷无比,夏天闷热难耐,还有蛇。为了农村留守儿童,她为学生做饭、教书,伴着山风朗读课文,披着星光做算术题,每周一带着唯一的学生在学校升旗……这些乡村教师在三尺讲台上默默

耕耘,培养了一大批学子,他们是乡村教育的功臣,是留守儿童的守护神。

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活的灵魂,是农村学生睁眼看外部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他们牵涉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村教育、乡村养老,甚至乡村的未来发展,是乡村系统的前沿性的课题,也是历史难题。但在全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江西乡村教育的困难可视为一个侧面,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江西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父母在远方 老师在身旁》这个标题有两个意象,前者指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后者指的是守望乡村的教师们。优秀的乡村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无私奉献,他们既是老师,也是保姆,还承担了父母应该尽的职责。我在乡野调查中见到数百名优秀的乡村教师,他们令我敬仰,令我感动。在全国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下,那些小、穷、偏学校老师的坚守,到底有无必要,跟乡村振兴是什么关系,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对此持怎样的态度,老师们对此有无通透的认识?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关注的,也是我这些年一直思考的。我想以大量的第一手采访,呈现江西乡村小学和优秀教师的现状,以及众多学校的生源、教学、资金、设施等方面的现状。在偏远的江西乡村,有一群人,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在穷乡僻壤与那些孤独的孩子为伴,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甘愿成为乡村儿童夜空中闪烁的星,用微弱却坚定的光芒,照亮每一个渴望知识的心灵。他们的坚守深深地触动我,他们所从事的平凡工作的价值让我钦佩,他们和孩子们遇到的问题也让我难以放下。教师节到了,谨以拙作向全国的乡村教师致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创作谈

用生命点亮师者的人生

□ 张丹丹

2024年11月24日下午,叶嘉莹先生逝世,享年100岁。2024年11月27日,南开大学在抖音发布10门叶嘉莹的诗词讲座与公开课视频,一天的时间,有超过4600万人线上观看。2024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殡仪馆滨河厅外,叶嘉莹告别仪式开始前,前来送别的各界人士排着百米长队,大家赶到这里来送叶先生最后一程。在送行的队伍中有很多人并未现场聆听过叶先生讲课,他们有的是通过叶先生的著作、有的是通过电视、有的是通过视频来了解叶先生的,他们自称是叶先生未曾谋面的学生。“我似乎从未见过她,但我又确实见过她无数次。”叶先生这一生有多少学生可能不会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这个数字一定是惊人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叶先生在《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曾写过一段话: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这是叶先生的自谦之词,也是叶先生的人生总结。教师才是她最珍爱的身份和定位。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叶先生在北平开始了教学生涯。那时她每天骑自行车去上课,有一天她的自行车坏了,学校门口没有公交站,要走出来。刚出校门有一位樊老师要把自行车借给她。叶先生要骑车走,她的学生不肯让她上车,一直要跟着她一起走。叶先生说她常常想起这些,很是感动。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老师靠什么获得学生如此的喜爱,叶先生说是因为她自己对中国古典

文学的热爱,使得听课的学生也产生了对国文课的热爱。我想因为学生爱上了国文课也就喜爱上了这位女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互相喜爱,让叶先生坚定了做一辈子教师的决心。

从最初的决心到终生的志业,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功不可没。叶先生对于顾随先生的敬仰之情源于顾随不同寻常的授课方式,“先生所传授给学生的,决不是书本的知识而已,而是诗歌的精髓与生命,以及结合此种精神与生命的,先生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品格和风骨”。叶先生说,顾随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没有人讲诗像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讲得那么好,我的老师所讲的诗不仅仅是讲知识,更重要的是讲诗歌的生命、心灵、本质。叶先生接过了顾随先生的衣钵,长大后也就成了他。

古典诗歌的“摆渡人”

中国一直有“诗教”的传统,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泣鬼神”。叶先生说过:如果说我传的是诗教,而且是广义的诗教,要把中国诗歌里边这一份崇高、美好的思想、感情、品格、修养传下来,那我真的是有这样的理想,我也真是有这样的意愿。席慕蓉曾经这样描述听完叶先生讲课之后的感受: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感动了,是不是因为叶老师的美好,让我们这样的感动?后来我想,所谓诗教,可以是一般的小学开始的“诗教”,也可以是一个人在一生里突然间遇到那么一位老师的诗教。叶先生的小女儿认为,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妈妈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但是叶先生留在加国,有许许多多喜欢诗词的学生,跟学生在一起,和学生之间产生很多共鸣和感应,这对叶先生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在叶先生看来,因着共同的理想和追寻

才走到一起的师生关系,是超越骨肉亲情的。正如迎陵学舍的迎陵讲堂内,叶先生的一句联语——“师弟因缘逾骨肉,书生意志托沉吟。”

据叶先生的助手张静老师回忆:她第一次在南京听叶先生讲座,叶先生当时肺部感染,白天输了液,打了吊瓶,晚上演讲的时候手背上还贴着医用胶条。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站着讲了两三个小时。叶先生90多岁时,一个人在家里走路都踉踉跄跄,但是讲课还能站两个小时。叶先生说:对于教书,我真是特别有热情。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天,但作为中华文化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只要我还能站在这里讲,我一定会继续讲下去。如果我要倒下去,我也要倒在讲台上。

叶先生在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上从未停歇,她的探索与热爱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文化的长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她曾深情地表示: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书。若有来生,我依然会选择教授古典诗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承者

叶先生曾经说过:我觉得文化不只表现在文字上,更体现在行为中。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不是空谈,不是喊口号。你要传播中国文化,要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正地热爱中国文化,是不是知道中国文化美好的品格道德之所在,是不是让它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一句话,就是用你的言行、实践来传播中国文化,让外国人从你的行为、从你的身上,看到中国文化中美好的东西。叶先生诗词的翻译者陶永强、梁珉说:她一

心希望中国的诗词能够传承下去,根植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叶先生总是愿意尽可能多地给后辈和朋友一些指导和帮助,就像孔子一样,有教无类。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20世纪70年代末,叶先生看到报纸上说,大专学校需要教师。她非常高兴,就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写信:我愿意自费回国教书,我自己出旅费,不接受国家一分钱,自己不要任何报酬。国家教委批准了叶先生到北京大学教书。北大是叶先生回国任教的第一个学校。叶先生在南开大学授课时,能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讲台旁、教室门口、窗边也都是听课的学生。叶嘉莹荣获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这是对她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但叶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她对古典诗词的精深研究,更在于她对中国古典文化传承的巨大推动作用。她虽年事已高仍不辞辛劳辗转于各个城市,将中国古典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叶先生生活上非常简单,一顿饭就一个菜。有一次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碰到叶先生在市场上买橘子,橘子有大的有小的价格不一样。她看了半天,买了小橘子,她觉得用不着买那么好的。叶先生晚年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变卖两处房产所得以及多年的积蓄,共计3568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迎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但她把自己生活上的需要降到了最低,真是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叶先生说:屈原、陶渊明、苏轼这些诗人之所以伟大,他们的诗篇之所以千载之下依然让我们感动,就因为他们是用生命来书写其诗篇,用生活来实践其诗篇的。叶先生正是用大部分生命践行了一位大先生应该活成的样子。

到访山东菏泽,虽不是牡丹花开的季节,但大家交谈的话题也自然离不开牡丹。说来说去大都是已经知道的内容,唯独一则传说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传曹州牡丹乡的万花村,有一位赵老汉,老伴儿早亡,赵老汉和女儿翠玉相依为命,父女俩爱花如痴,种几亩花田度日。一年秋天,南方某地一位商人找到老汉,说该地每年春节都要举办盛大花市,世界各种名花都有,唯独缺少曹州牡丹。于是老汉和女儿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千辛万苦培育了300株牡丹,静待花开。但牡丹园主却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不仅要霸占花田,还要霸占老汉女儿,最后还逼死了老汉。正当牡丹盛开之际,老汉女儿不知踪影,而那些被送上展台的牡丹,花开后不久便都相继枯萎死亡。从此人们要看牡丹花开,便要年年培育,而牡丹依然是,花开之后,便要死亡。

开始,我只当是一个传说故事来听。几经追问之下才确认,花开之后便死亡,原来体现了牡丹“舍命不舍花”的品性,也就是对牡丹来说,舍命不舍花是真实的生命过程,关键是,它还具有科学的依据。牡丹的根系是贮存养分的肉质根,无论是冬季牡丹催花,还是春季移植牡丹,盛开的鲜花都是由根系提供养分。为了使花朵开得更大更旺,便拼命提供养分,直至耗尽,导致植株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牡丹花是生命之花丝毫不为过。不仅如此,牡丹还具有“不冻不开花”的特性,就是必须经历冬天低温催花,第二年才会发芽开花,也就是说,春天里的怒放,是历经冬季冰冻三尺后的生命的萌发。

牡丹谁人不知晓,谁人不熟悉。当年蒋大为的一首《牡丹之歌》传遍大江南北、千家万户。在一些很重要和很普通的场合,以牡丹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时常目有所及。对于中国人来讲,牡丹是花,但不是一般的花。她雍容华贵、仪态万方,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吟牡丹、画牡丹,留下不少名篇佳作。在曾经几次的选国花的讨论和推选中,牡丹的得票率和认可度都高居榜首。但是,很惭愧,牡丹的这一特性和解释,我的确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发现”,让我在此后再说牡丹和再看牡丹时,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凑巧,我刚刚读到一本书,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写的《牡丹之缘:如何理解中国》,马修从一朵花发现了21世纪中国的光辉。马修是法国汉学界权威,从1973年起倾心研究中华文化,退休后干脆搬到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每天早晨4点起床,工作到中午,用餐休息后再工作一个下午。他把长年累月在汉学典籍深海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写进书里,介绍给法国和世界读者。我不知道马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但马修一定发现了牡丹和中国联系的密码。他在埋头写作的时候,他的眼前也一定会闪现着绽放的牡丹花的画面。

从一朵花发现一个国家,马修的发现无疑是伟大的。而我对牡丹的发现虽然比起来很普通,甚至算不上新发现,但是也并不“渺小”,因为这种发现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是崇高

的。对熟悉的东西的新发现,本来就使人激动,更何况,我在牡丹身上的发现,是“舍命不舍花”,还有什么比这样一种精神更让人折服的?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和命题。什么是生命共同体?就是人与自然界的万物都有生命和情感上的联系。现在很多人看短视频常常被各种动物的行为感动得稀里哗啦。其实何止动物,植物何尝不是?在所有植物中,花类又是与人的生命和情感联系最为紧密的。《红楼梦》一首《葬花吟》,唱哭多少“梦”中人,因为她葬的根本就不是花,而是人的最美丽的生命和最美好的感情。

万物共生命,万事同情理。有人说理论学习枯燥,学不下去,因而从心理上和情感上排斥。这是没有把理论学习当作生命共同体。我们为什么要带着感情学?因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发现无疑能够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共鸣,这种发现的积累会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情感上愉悦的体验,所以我们珍惜这个过程,追求这种发现。理论学习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就是顿悟,当然这需要不断发现、不断渐悟的积累。

人花共情也共命。人与花,生命的展现方式虽不同,但就生命本身来讲,都是短暂的,即使贵如牡丹也不能例外,这也许就是人爱花惜花所蕴含其中的寄托。但是“要花不要命”让牡丹花有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又让牡丹的生命成为永恒。

发现牡丹：舍命不舍花

□ 许宝健



杂文撷英

